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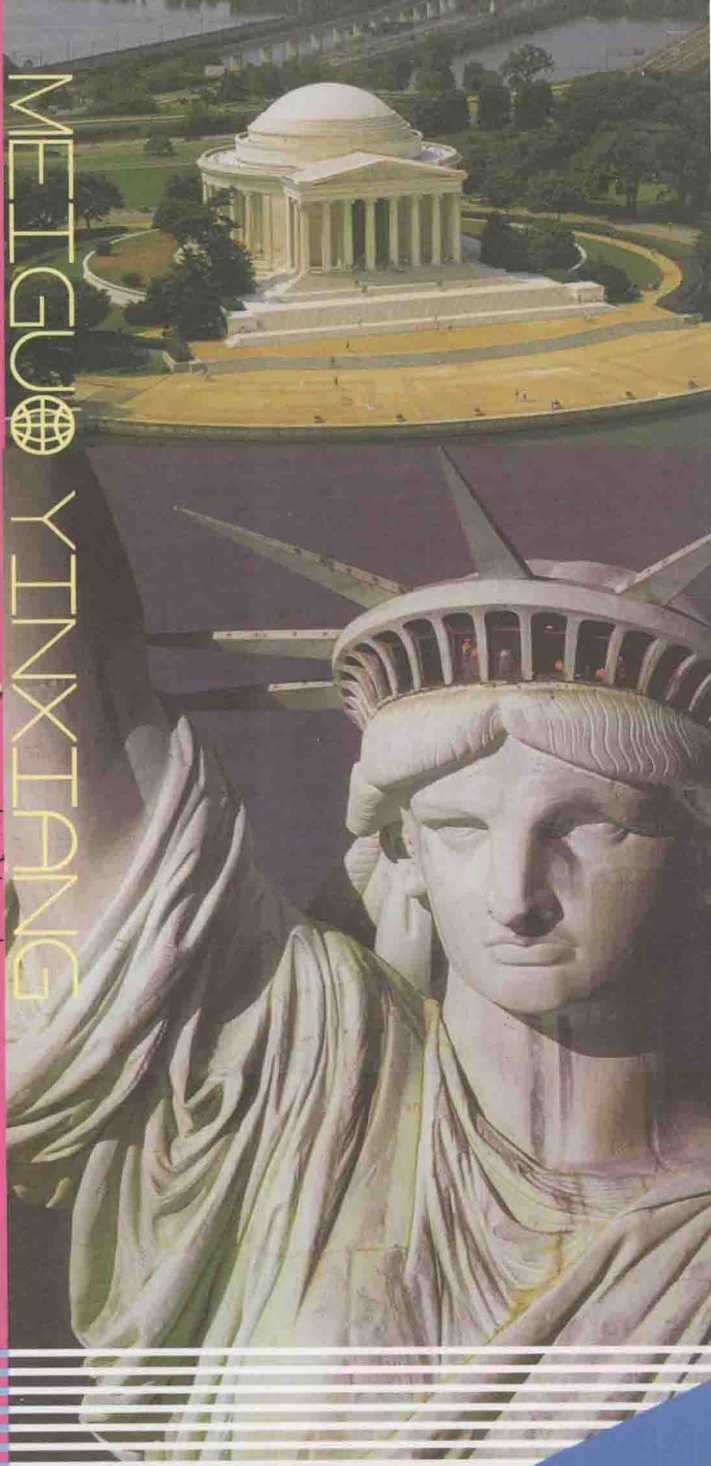
美国印象

安砚方 著

望出版社

我和我的先生王连于2001年11月15日踏上了赴美探亲的旅程。
北京时间15日凌晨4点起床，5点半出发。很奇怪，闹钟一响：

MEI GUO YIN Xiang



美国印象

MEIGUO YINXIANG

安砚方 著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印象 / 安砚方著.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05.9

ISBN 7-5379-3439-8

I. 美… II. 安…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159 号

书 名: 美国印象

著作责任者: 安砚方

责任编辑: 赵建伟 裴永刚

责任印制: 王虎保

出版发行: 希望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邮编: 030012

网 址: www.xwchs.com

电 话: 总编室 0351-4922243

印制科 0351-4922247 发行部 0351-4168101

印 刷: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美术分公司

经 销: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79-3439-8/I·389

定 价: 18.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或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自序

在中国人办理赴美签证越来越难时，朋友中盛传“父母参加子女的毕业典礼是美国一项重要的文化习俗，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签证官们对中国父母赴美参加子女毕业典礼很通情达理”。我们利用签证官的这一心理，真的顺利拿到了赴美签证。

签证有效期为半年，在儿子参加工作只有几个月之时，我和我的先生王连开始了赴美探亲之旅。

儿子小涛居住在雷斯頓鎮，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只有 20 多分钟的车程。几乎每个周末儿子都带我们游览华盛顿名胜古迹，有时儿媳相野也陪同。华盛顿所有景点除去动物园存车收费外，其他都免费，这一切显示着美国福利的发达与富足，也为我们省却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儿子还陪我们去纽约旅游，带我们拜访了他的导师、同事、同学及中国朋友。王连的学生霄云一家三口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镇，她的先生刘功在佛罗里达州代通纳镇一所航天航空大学任教，儿子毛毛读小学。在霄云伉俪的盛情邀请下，我们又去佛罗里达州游玩了一周。

在异国他乡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及生活中，我的心底深处常常涌现出一阵阵新鲜、异样、奇特甚至梦幻般的感动；感动之后，我便以平静、祥和的心态，通过轻松、愉悦的话题记录下所见、所闻、所想，汇集成《美国印象》。

是为序。

安砚方

2004年2月8日

目 录

自序	(1)
我们的赴美探亲之旅	(1)
漫游华盛顿	(12)
再游华盛顿	(18)
到汤姆家的别墅做客 (上)	(22)
到汤姆家的别墅做客 (下)	(30)
游览美国国家公园	(41)
走近国会山	(47)
曼哈顿之旅 (上)	(53)
曼哈顿之旅 (下)	(71)
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	(85)
拜访儿子的导师	(92)
游华盛顿动物园	(101)
迥然相异的美国父亲	(109)
参观华盛顿航天博物馆	(112)
参观华盛顿艺术博物馆	(117)
参观肯尼迪航天中心	(120)
游览迪斯尼 (上)	(128)
游览迪斯尼 (下)	(136)
观看汽车拉力赛	(148)

去看大西洋	(153)
美国人与狗	(156)
“森林小屋”式的生活	(164)
我看美国小学	(178)
认识一个真美国 (上)	(185)
认识一个真美国 (下)	(195)
逛超市、商业街	(206)
旅美探亲随笔 (上)	(220)
旅美探亲随笔 (下)	(233)
闲情逸致话彼岸 (上)	(244)
闲情逸致话彼岸 (下)	(251)

我们的赴美探亲之旅

很有信心地启程了

我和我的先生王连于 2001 年 11 月 15 日踏上了赴美探亲的旅程。

我们于北京时间 15 日凌晨 4 点起床，5 点半出发。很奇怪，闹钟一响我就清醒了，不像往常总也睁不开眼，需要响三四次才能起床。更有意思的是吃得还特别多，起得早，按常规也就吃不下早饭了，可今天一口气竟吃了两个面包。这一切大概都预示着今天我将有足够的体力到达大洋彼岸，为此，我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因为这期间我曾无数次地担心自己的病体是否禁得起十几个小时的飞行颠簸，也曾无数次地打退堂鼓想取消这次旅行，多亏亲友们的力劝与鼓励，才坚定了信心。清醒和面包使我很有信心地踏上了旅程。

今天有个难得的好天气。前天下了第一场雪，还很大，今天不仅晴空万里，空气也很洁净、清新。我暗暗高兴，这一切又预示着我们将

会有一个顺利的旅程。

上路早，公路上清静极了，仅仅一个半小时我们就从天津畅通无阻地抵达北京机场。我们来得太早了，离飞机起飞还有四个多小时呢，耐心等待吧！

幸运的旅途

12点飞机起飞，王连告诉我要嚼口香糖，还要系好安全带，我想亏得跟他一起来了，否则我什么也不懂，不就出问题了吗？不过，飞机真的起飞后，也没什么特殊的感觉，而且整个飞行过程都很平稳，要不是发动机隆隆的轰鸣声，你还没有乘飞机的感觉呢！

我们很幸运，赶上旅游淡季，花了两个座位的价钱却得到了三个座位，把中间的扶手收起来，三个座位就成了一张床，我们便可以轮流躺着睡觉。尽管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很大，但我们太困了，又是躺着，所以也还能入睡，虽然每次只能睡十几分钟。十几个小时里我睡着了四五次，总算解点疲乏吧。事后我们才听经常往来于大洋两岸的前卫人士说，现在的航班与十几年前截然相反，来美的飞机座位空空，回中国的飞机却人满为患，这是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大批留学生在美国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学成后回国所致。我们回国时，再也没有两个人占有三个座位的待遇了，这是后话。

快要下飞机换鞋（上飞机后我们就换上了拖鞋）的时候，我穿不上鞋，原来脚肿了，尤其右脚很厉害，费了好大的劲才穿上鞋。这时，脚和腿很难受，无论把脚放在什么位置都不能缓解。好在一个小时后，飞机到达了目的地。

幸亏行李未被抽查

飞机一停稳，大家就急忙从行李架上取行李下机，大概都要倒飞机。而去华盛顿的飞机 13 点 45 分就起飞，这中间只有一个半小时，可还要办理入关手续，领取和托运行李，再加上不懂英语，我们非常紧张，担心误机。一位同事曾告诉我们，美国的飞机半个小时一趟，赶不上这个航班再等下一个航班，但那会给儿子他们带来麻烦。飞机上的中国空姐也安慰我们说，在底特律有很多中国人，而且有中文指示，写着华盛顿的登机口是 L 号，不用怕。有她这句话，我们心里就放轻松了！

但下了飞机后，要经过好几个关口，每个关口都要排队，服务员都是清一色的美国人。真的很要命，一句话都不懂。没办法，我们只好每到一个关口就先在队中寻找中国人，好请人家帮忙翻译。领取行李的时候耽误了很长时间，行李迟迟不到。事后，我们想那是因为我们在北京托运行李时比较早，行李自然就放在飞机行李仓的最下面了，抵达美国，行李岂不就成了最晚被取下来的了吗？

随着各种手续的办理，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又担心行李会受到抽查，那就要打开，然后再装上。如果真的遇到那种情况，你就干脆不用着急了，因为肯定赶不上正点飞机了。本来我想如果遇到那种情况，就向服务员说明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起飞的时间，以得到他们的同情，免于检查，对我们放行。实际上，你真要向他们解释，他们可能更会怀疑你，要知道这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啊！好在我们没有被检查，但我们确实看到有人被抽查。

好不容易托运完行李，但没想到还有一个关口，自然又要排队，



检查旅客随身携带的包裹和旅客本人，检查的项目和北京完全一样。这时已经是1点14分了，如果正常的话，也还可以赶上飞往华盛顿的飞机。

我们少了一道程序

闯过这个检查关后，我们随着人流来到一个门口，原来是乘汽车的地方，我们也要上车吗？请了一个中国人帮我们问服务员，服务员说所有旅客都应该上车。事后才知道我们下飞机的地方是底特律的国际机场，乘车是去国内机场。

司机开车后叽哩呱啦讲了一通，我们问同胞：“她在说什么？”同胞答说：“持有EFG票的要下车了。”我们让同胞看我们的票是不是该下车，同胞说：“看票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EFG，刚才你应该让服务员看一看票，他们会用圆珠笔在票上写上英文字母。”这时，我才知道我们在办理行李转运时少了一道程序，可是，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少的这道程序，我们始终都紧紧地跟随着人流在移动啊！

我很着急，离飞机起飞的时间很近了，再稍微一耽误就赶不上了，我们已经没有走回头路的时间了。这时，一个中国小伙子热情地帮助我问司机，乘飞往华盛顿飞机的旅客该不该在这里下车，司机的答复好让我们失望：“我只知道飞机英文字母的代号，却不知道这个代号是飞往何地的。”小伙子正问着，汽车到站，他该下车了，他慌里慌张地背起行李准备下车，再也顾不上我了。

这时，一位好心的学生模样的女同胞赶过来，很热情、很主动、很急我所急地帮我问司机，而且让我看她的票上用圆珠笔写着“D”

的字样，她说你应该有这个字才是。她又告诉我，司机说你最好在这一站下车去问问，此外没有别的办法。我想，要是万一下错了，再上哪里去找车呢？人生地不熟都不算问题了，糟糕的是语言不通，连问都没法问，那岂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吗？但没有那么多考虑的时间了，我们只好听从司机的指示，硬着头皮下车。

我们穿得太多了

无论飞机上还是大厅里暖气都很好，排队时感觉很热。我们穿得太厚了，加上这一阵子忙，浑身都是汗，可又不能脱掉外套，加上两只手上都有行李，还很沉，就是“索菲”（为儿子朋友的小孩索菲做的泥塑像——作者注）累人。我在飞机上还脱了一条保暖裤，要不更热。上飞机时，同事特意嘱咐我们要多穿些，要穿防寒服，说高空冷，其实这是外行话，飞机是封闭的；同时，我们又听刚从美国回来的同事说机上特别热，很多老外只穿短袖T恤，还好我们没敢穿防寒服。

真发现有位同胞女士穿着防寒服，热得直用手里的机票当扇子，机票不愧为她的“救命稻草”。仔细一看，就是飞机上坐在我们后面的那位。她是跟随读博士后的丈夫来美国的，她和他们十几岁的女儿还操着山东口音呢！

在飞机上，那些老外们确实只穿短袖T恤，看起来就比我们清爽得多，很叫人羡慕！他们那短袖T恤很符合机舱里的“时令”呢，可是我们这些大概曾被冻怕的国人根本就不具备老外那种符合时令的心理，不过，我们秋衣秋裤、毛衣毛裤（还分厚薄）、外衣外裤等左一套右一套的装备，也是老外们望尘莫及的！

有惊无险

下车就看见一座大楼，正对着我们的是楼门，我们见门就进，慌不择路。一进门，看到一位黑人小姐，我把票拿给她看，她说：“E, five。”我一下子听明白了“5”这个英文数字，又向她确认了一下 ABCDE 的 E，我庆幸我们下车是正确的，好像有天帮助呢！

我们急急忙忙往前赶路，没走几步发现一个电梯，又犹豫起来，是否该乘电梯呢？我们回头看小姐，做着问她是否乘电梯的手势，得到确认后乘上了电梯。下电梯后怎么走？又犹豫了，想找个中国人问一问，可向四下里一望，我才明白真的来到了美国。周围人不多，比刚才那个国际机场的大厅清净得多，而且再也见不到可亲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了，再也看不到熟悉的汉字了。在国际机场的大厅还有汉语、日语、韩语的指示牌，这里是清一色的英语。我紧张极了，除了义无反顾地向前，别无他法。忽然看到一个写着“A1—E18”的指示牌，我们似懂非懂地朝着指示牌指示的方向前进。

前方又出现了岔口，一位美国人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张皇失措，走近我们，非常友好地望着我们，意思是：“我可以帮助你们什么吗？”我像见到了救星一样地问道：“E, five?”他用手指了指前方，我们便顺着他的指示走去。匆忙中我似乎一句客气、感谢的话都没有说，事后我觉得我这岂不是太唐突、无礼了吗？岂不是给国人丢面子吗？但当时只顾赶时间而忘了斯文，我想老外是能理解我、原谅我的。走着走着，又出现岔口了。还不错，这里有服务员。我上前让她看我的票，她在票上写下了“E—5”的字样，给我补上了这道程序，然后她又指了指左边正在运行的平移电梯。上了电梯，因为时间紧迫，我们

在电梯上也大踏步“向前，向前”地迈了起来。

下了电梯向左边一看，“E5”豁然出现在眼前。这下可以松口气了，此时离飞机起飞的时间还有5分钟，好险啊！服务员小姐似乎也惊奇我们来得这样晚。我向她出示了北京服务员发给我的登机票，她看过后又还给我。然后嘀里嘟噜说起话来，我们不懂，小姐就从服务台上拿出机票给我们看，原来她要这个，我拿出机票后，她撕下一张，我说声“Thank you”，就上了飞机。乘客们都已经坐得整整齐齐，似乎正在等待着我们上机呢！事后，才觉得真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全体旅客都望着我们找到座位，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然后就座，我们如此这般地被人家“检阅”着。

坐定后，我发现王连的脸上露出宽松、灿烂的笑容，我想，他一定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很快，飞机起飞了，不管怎么说我们赶上了飞机，真是有惊无险啊！我也比较得意，这一路上一句英语都没听懂，在关键时刻，尤其在找不到任何中国人的时候，居然很容易、很清晰、没有任何疑惑地听懂了“E, five”，这无疑使我们争取到了时间，终于提前5分钟赶到登机口，好庆幸啊！

年轻时我和王连都学俄语，来美国之前我曾突击自学了一本英语教材的17课书，但那教材太陈旧了，一遇到老外，毋庸置疑，我还是个彻头彻尾的英语盲，一句英语都听不懂。为此，一路上，我十分沮丧。有意思的是，我曾经反复背诵过英语1到30的数字，而且我信奉“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即使在赶往北京机场的路途中，我也还苦苦地背诵着“one、two、three、four、five……”，危急时刻，它竟然帮了我的忙，这岂不是也应了“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句俗语吗？

这就不用担心了

这时，我看到王连低下头，趴在前边坐椅的后背上，一副很难受的样子。我极担心他出问题，这一路也够辛苦的。我不仅担心自己的健康，也担心他的健康；我不仅担心旅途中健康出现险情，也担心在美国期间健康亮起红灯。一路上，发现他稍感不适，我就紧张。于是，我问王连：“你怎么样？”他说：“我坐大飞机没事，坐小飞机耳朵不舒服，在国内就如此。”我们已经由国际航班的大飞机换乘上了美国国内航班的小飞机了。他还告诉我：“一下飞机就没事了。”我就放心了。

还好，飞机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下了飞机，跟随着人流走，看到人们都从一个出口上了车，我又犹豫了。这时，我们看见在北京遇到的那个到华盛顿的老年同胞已经上了车，他看见我们犹豫，告诉我们乘这辆车是去取行李。

说起这个人，很巧的，在北京办理手续时，他就排在我们后面。当我们知道他也去华盛顿时，我们为如此容易地找到同伴而高兴。本来说好一起走做个伴，他还说他已经住在华盛顿住了四五年，只是从底特律转机这是头一次。我们想：“他一定是个英语通、美国通。这个伙伴对我们该是多么的方便啊！”看他的样子很像个大学者，也很有绅士派头，我们想：“转机不会有问题了吧！”结果，在国际航班上，我们竟然没找到他的任何踪影。当时，中国空姐看出我们对旅程没有信心，还安慰我们说，她要帮助留意一下飞机上去华盛顿的同伴。可最后她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去华盛顿的，但他不能跟我们呆在一起，因为他要坐轮椅，她说的就是这位很像学者模样的人。真的，后来只是

在底特律的取行李处我们看见他一眼，直到乘上来华盛顿的飞机才又见到了他，他当时说：“你们赶上飞机就好了。”他已经注意到我们是最后登机的乘客了。

在这辆取行李的车上，我们才又碰到了一位探亲的女学生。她很遗憾，也没发现我们，否则我们这一路不就可以互相照顾了吗？不知为什么，空姐也没发现这位女学生。下了车，跟着人流到了取行李处，与儿子说好的，他不能进站接，我们只能自己取行李，不过，这次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已经到达了终点，无须倒机，再没有时间限制了。

刚走出候机大厅的出口，我就发现两位同胞先后都看见了接机的亲人，正为他们高兴之际，就听王连惊喜地说：“小涛和相野来了！”我赶忙朝左边看去，一眼望见他们，他们也发现了我们，快步迎了上来。到这时，我提着的心才彻底放下来。我知道，王连也彻底得到了解放。在底特律倒机的时候，要自己把行李从这个传送带上取下来放在小推车上，然后推着车去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还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检查，这一切结束后，还要自己再把车推到另一个传送带旁边，把行李放到传送带上面。这一上一下都是我扶着车，王连自己搬。尤其往小推车上搬时，搬第一个行李还省些力，因为搬的高度小，再搬第二个时要摞在第一个上面。那时，王连用了一个极大的爆发力，整个脸涨得通红，还龇牙咧嘴地喊叫了一声，我极其后悔为什么不和他一起抬呢？万一用力过猛导致脑溢血可怎么办呀？真的很后怕！当时，我以为我应该把住小推车的把。现在想起来，其实没必要把着车把，因为小推车是无须控制的。好在我们一路上身体比想象的好得多，除了腿肿外一切都好。尤其我平常很容易恶心，可这一路却一点也没恶心。我的同事王老师告诉我，她快到美国时因为太累了，竟呕吐不

止，最后连胆汁都吐了出来，比起她来，我幸运多了。这一路，行李要从飞机的行李架上搬上搬下也全靠王连，我还是属于被关照之列，真辛苦他了！

见到儿子，我问：“你们怎么能进大厅里来接我们呢？”他说：“国际航班不让进，你们是国内航班，可以进。”原来如此，内外有别。取了行李，儿子花两美元租了一辆小推车，把行李推到自家车旁。乘上汽车，20多分钟就到家了。

分别两年在异国他乡的再见面，使全家人都很兴奋，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奇怪的是，经过将近一天一夜的路途颠簸，我们居然还不感到劳累过度、急需休息，我们的身体经受住了考验，来美国前的担心纯属多余了。不过，儿子告诫说：“你们太累了，早些休息吧！”

奇怪的飞行路线

躺在床上，一时很难入睡。回忆起飞机刚起飞时，我禁不住从窗口往下望，随着飞机上升高度的增加，下面的楼房、汽车、农田越来越小，逐渐地就像小小的模型一样展现在眼前。当飞机穿过云层后，“模型”消失了，展现的是云的世界。那云像棉花，也像厚厚的积雪，柔柔的、软软的，极诱人，使你很想躺上去美美地睡上一觉；有时云层消失了，向上能看到湛蓝的“大海”，但那“海洋”又似乎凝固住了，一动都不动。没过多久，服务员小姐就让乘客把玻璃窗上的小门拉下来，我们彻底与外界隔绝了。

我的目光落到机舱前的大屏幕上，那上面显示的是我们的飞行路线：经沈阳、长春、哈尔滨、俄罗斯、白令海峡、美国的阿拉斯加、加拿大，最后到达底特律。这路线使我一路百思而不得其解，在此之